

《梅兰竹菊》第一部

秦文明 著

YUANZUI

原罪

一本讲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的故事集

一部记载中国民营企业家曲折命运的备忘录

一曲表演人性本能的交响乐章

一幅描绘社会众生相的长轴画卷

《梅兰竹菊》第一部

秦文明 著

原罪

YUANZUI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罪/秦文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431 - 5

I. 原...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039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季宵瑶

封面装帧 张 铮

甘晓培

封面题字 陈鹏举

原 罪

秦文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409,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431 - 5/I · 641

定价 38.0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讲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的故事集；

这是一部记载中国民营企业家曲折命运的备忘录；

这是一曲表演人性本能的交响乐章；

这是一幅描绘社会众生相的长轴画卷。

褚梅生、褚兰生、褚竹生、褚菊生经历过新中国的历次运动，大多处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在创立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做过君子也做过小人。他们诓骗过国营企业，也挽救过国营企业；他们之间互相倾轧又互相提携，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也有舍己为人的风度；他们有七情六欲，演绎过轰轰烈烈的爱情篇章，也发生过甜甜蜜蜜的婚外恋情；他们恪守“江湖道义”，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把权贵们拉下水，又想尽办法“保护”了那些权贵们；他们有成功也有失败，一度是楷模，一度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甚至锒铛入狱……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原始的罪与非罪之间，他们曲折的命运始终伴随着中国曲折的经济改革进程。

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都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过，它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忆、思索和震撼。

目录

第一回	梅生投案身陷囹圄	班房暗伏其重危机	[001]
第二回	忆往事梅生胆抖头	遭毒发竹生被劳教	[003]
第三回	褚梅生无意帮无辜	惹是非有意展身手	[007]
第四回	褚梅生侥幸逃过劫	谷秋儿偷捏大案旁	[011]
第五回	发妻青楼少有情趣	情人浪漫身心愉悦	[016]
第六回	褚梅生求助方所长	老范借援手成书记	[022]
第七回	孙海想乱哄哄闹人	褚梅生醉醒失机遇	[026]
第八回	褚梅生意外被改判	赵晓红京城遇谭老	[029]
第九回	夏桃红深海作眼线	褚竹生洞庭遇美人	[036]
第十回	陶晓红难逃洞庭湖	褚竹生落户武陵村	[040]
第十一回	熊大贵怒斥褚竹生	褚竹生喜遇财神爷	[044]
第十二回	褚竹生衣锦回洞庭	夏桃红只身去深海	[048]
第十三回	夏桃红深海见竹生	褚梅生出狱会美人	[053]
第十四回	赵国栋无端受批判	褚兰生决意走暖城	[056]
第十五回	赴暖城晋家已变故	屈葆君荣升调玉魂	[060]
第十六回	褚兰生南阳谋发展	屈葆君猪圈得夫君	[066]
第十七回	回南浦巧遇俄国佬	去俄国竟现金钱梦	[071]
第十八回	八大王旧富遭专政	褚兰生避祸闯暖城	[075]
第十九回	穷途落难兰生打工	以德报怨竹生施恩	[077]
第二十回	遭缉捕兰生疑梅生	遇天灾犯人救警察	[085]
第二十一回	纠错案褚兰生昭雪	迷本性屈葆君失身	[090]
第二十二回	为冤孽葆君栖阴地	别柯俊兰生回南阳	[092]
第二十三回	屈葆君难产归地府	褚兰生避祸收遗孤	[097]
第二十四回	出江湖依仗好朋友	办公司瞎猫碰死鼠	[102]
第二十五回	褚兰生掘金双轨制	鲁盛伯游戏物资局	[106]
第二十六回	崔素芬卖血救弃婴	翁雪珠寻子遭众谴	[110]
第二十七回	青梅竹马苟合无日	投怀送抱云雨即时	[115]
第二十八回	褚梅生下海开公司	鲁盛伯策划求题词	[118]
第二十九回	官家题词大显神通	竹生破产嗟叹奈何	[122]
第三十回	欢月楼梅生遇重生	床上戏桃红耍花招	[127]

- [131] 第三十三回 夏桃红刻意办公司 褚梅生船旋成好事
- [135] 第三十四回 三角债逼人欲跳楼 迫欠款吴良动粗野
- [138] 第三十五回 因祸得福娶任厂长 小小丑探震惊海彪
- [142] 第三十六回 获宝反得盗翁串珠 图发展算计向荣平
- [145] 第三十七回 翁串珠忍痛设妙局 向荣平乐极玩美人
- [150] 第三十八回 洪文伦串珠得人心 讨债务吴良失客口
- [153] 第三十九回 串珠乘隙得盗商战 梅生墨军滋生危机
- [156] 第四十回 谷敬儿调调给海彪 褚梅生自命船头王
- [159] 第四十一回 海彪忠事成翁梅生 章儿有意立船头
- [161] 第四十二回 谷敬儿船头找情人 苏叶叶他多嫁夫计
- [165] 第四十三回 苏叶叶船头再报信 谷敬儿假借会旧交
- [168] 第四十四回 高经东的具谷敬儿 徐滔滔委任总经理
- [171] 第四十五回 敬儿借势见高经东 梅生借机重出江湖
- [175] 第四十六回 吴荣平海滩前请客 王添招租门敲韩玉
- [180] 第四十七回 逃荒地流棍手横行 蔡耀辉逃难借王道
- [181] 第四十八回 很傲书王王耀辉威 王流棍无路易设计
- [187] 第四十九回 吴荣平高经东密约 褚梅生王道救王鹤
- [191] 第五十回 王流棍有难易明恩 吴荣平有意卸门靠
- [191] 第五十一回 侯自修徐王道报警 王流棍王鹤解困
- [197] 第五十二回 淑俊招进王道救王 念王流棍王鹤王鹤
- [200] 第五十三回 淑俊招进王道救王 王流棍王鹤王鹤
- [203] 第五十四回 王流棍王鹤王鹤王 王流棍王鹤王鹤
- [207] 第五十五回 王流棍王鹤王鹤王 王流棍王鹤王鹤
- [210] 第五十六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13] 第五十七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16] 第五十八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19] 第五十九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22] 第六十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25] 第六十一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 [227] 第六十二回 褚梅生王鹤王鹤王 褚梅生王鹤王鹤

目录

第六百一十回	李拂晓私下留人才	褚洞庭网上搞交易	[230]
第六百一十一回	电子商务别出机杼	物物串换寿终正寝	[232]
第六百一十二回	谷粒儿行骗老妇人	褚竹生举报旧雨同行	[236]
第六百一十三回	移花接木成全朋友	耍尽心机玩转冬雷	[240]
第六百一十四回	求教友粒儿觅机会	玩女人京官中圈套	[243]
第六百一十五回	老板娘出手救京官	叶志尚承诺帮冬雷	[247]
第六百一十六回	蒙大款京城办公司	玩背景粒儿成奸商	[250]
第六百一十七回	粒儿戏说假奥秘	盛伯导演竞争游戏	[255]
第六百一十八回	叶清婉冷水煮青蛙	傅考察热物逛玉宫	[258]
第六百一十九回	梁田偏袒结黄怀恩	揣测语献媚市美姐	[263]
第七百一十回	受感动怀恩思回报	尝甜头先生再落课	[267]
第七百一十一回	褚竹生欲逼玩诸君	黄怀恩休而得实惠	[270]
第七百一十二回	褚竹生行贿成大款	谷粒儿勇退回老家	[277]
第七百一十三回	受排挤褚洞庭辞职	魂打箭褚竹生思移	[281]
第七百一十四回	林林总总司理时杀	赴新路经理受青睐	[285]
第七百一十五回	叶清婉回籍来灵感	叶明昕谷军冷信息	[288]
第七百一十六回	褚竹生设计告别宴	褚洞庭推介新公司	[293]
第七百一十七回	杨司令老叹请大款	续雅令官威闹市部	[298]
第七百一十八回	谈商界方丈说前缘	飞机给林林初学飞	[304]
第七百一十九回	爱屋及乌美心先生	化解冤怨难为洞庭	[307]
第七百二十回	张牛角先生起药运	搬至东公司遭重创	[311]
第七百二十一回	潘定国来美人之能	褚家洞庭出手相助	[315]
第七百二十二回	黄怀恩欲联手出山	忠兄一枪假施惩戒	[319]
第七百二十三回	冬雷上岛求褚前嫌	先生设宴借列席具	[323]
第七百二十四回	高经理策动密面计	谷清婉心中替谷立愁	[325]
第七百二十五回	受唆使谷军立广头	遭变故洞庭稳军心	[329]
第七百二十六回	褚梅生得胆为威	褚洞庭求见叶明昕	[333]
第七百二十七回	留情事杜庭得大款	有情人有情暖人心	[336]
第七百二十八回	黄怀恩争回庭情性	高手过招谷军败北	[341]
第七百二十九回	黄怀恩自快便丑闻	黄怀恩梅生被算计	[346]

- [351] 第九十三回 受刺激生投疑心理 遭灾祸经寻子念头
- [353] 第九十四回 时机成熟珠斗手 冤家作强重生被擒
- [356] 第九十五回 重生欲报梅生清意 并且查知官贼阴谋
- [360] 第九十六回 揭发时机红揭真相 解人意晓红识大义
- [367] 第九十七回 得儿氏母哀思补赎 抓歹徒儿子遭毒手
- [371] 第九十八回 褚梅生因冤得儿子 崔重生病房别姐妹
- [377] 一、后续小说

第一回 梅生犯案身陷囹圄 班房暗伏重重危机

“哐、哐……”申浦市保江公安分局看守所外一扇沉重的铁门在铁链与铁门的撞击声中慢慢地摇向墙角。

褚梅生被两个警察押解着穿过铁门，朝里走去。过了一个弯道，又是一扇铁门，又是“哐、哐……”铁链与铁门的撞击声。

他的两条腿越来越沉重，在走进第一道铁门的时候，他的脑子还比较清楚，现在的他，感到脑子一片空白。他木然地穿过第二道弯，走到第三扇铁门口的时候，连铁链与铁门“哐、哐……”的撞击声都没有听到。

“进去！”押解他的警察推了他一把。

褚梅生一愣，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朝铁门里张望了一下。

由于光线的反差，铁门里面显得格外地昏暗阴沉。

褚梅生抬起右脚准备跨进铁门门坎。右脚在空中停留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8号！”押解他的警察又推了他一把。

褚梅生那刚点地的右脚下意识抬了起来，慢慢地向门坎里挪动。

“哐、哐……”沉重的铁门在铁链与铁门的撞击声中慢慢地合拢。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息向他涌来，在他的身边弥漫开来。这气息仿佛是黑色的，是梦幻的形态，给予了他一种梦魇般的令人窒息的压抑；这气息似乎要把他拖向死亡的边缘，使他有种近乎被活埋的感觉。

他很害怕，在他还是学童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可怕的地方。“先进庙门三日大”，在看守所里，后来的总受先来的欺负，而且不是一般的欺负。睡，只能靠着便桶，闻了一夜的尿臊臭，第二天还得由你倒便桶，稍有不顺，拳脚相加，有你受的。饭，你得抢着扒两口，否则，非给先来的抢了去不可。

褚梅生瞪大眼睛主动寻找着属于他的位置。一间不大的房间，已经住了11个人。房间是朝南的，靠东壁有6个人，其中5个坐着，背靠着叠好了的被子，垂着头，一个满脸横肉，斜倚在被子上，斜着眼睛盯着他；西壁脚有5个人，同样坐

着，同样背靠着叠好了的被子，同样垂着头。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斜倚在被子上、斜着眼睛盯着他的那个满脸横肉的人。他感到那个人的眼光是那样的冰凉。他哆嗦了一下，一股冷气从他的脑壳里生起，向下扩散，直透他的脚底心。

“这大概就是在港台影视片中看到的被犯人称为老大的人吧。”他把目光移向天花板，胡乱地猜想着。

“8号。”褚梅生下意识地回过头。警察早已走了，铁门外空空如也。

“是谁在叫我？是他？他怎么知道我是8号？”一串问号在他的脑子里闪现了出来。

“我？！”他盯着他，用右手食指指定自己的鼻子，张开嘴巴问。

声音很小，小得连他自己也没有听到。

斜倚在被子上、斜着眼睛盯着他的那个人将目光移向对面墙壁，脑袋向上抬了抬，用嘴朝着墙壁吸了两下。

褚梅生的目光顺着他的目光向西墙壁望去，墙壁上7、8、9、10、11、12六个阿拉伯数字映入他的眼睛。

“呵……”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慢慢地走到那个8字下面，席地坐了下来，脑袋打了个弧线，细细地环顾了一下室内的陈设：

四周白白的墙壁上除了12个阿拉伯数字以外一无所有。靠里墙有一扇小窗户，窗外，钢条焊接的铁网坚固地将窗户罩了个严严实实。窗下，放着一只破旧的便桶。除了便桶四周是水泥地外，睡觉的地方均铺着杂木板。室内没有灯，从铁门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室外走道里一盏节能灯镶嵌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可以断定，室内的光线靠的就是这盏灯。

褚梅生的目光回到室内，停留在那个斜倚在被子上、眼睛盯着他的那个人的上方。

“4号。”他心里嘀咕了一下，目光迅速下移。

斜倚在被子上、眼睛盯着他的那个满脸横肉的人仍冷冷地盯着他，在四目相对时，他对着他笑了笑。

褚梅生感到稍稍轻松了一点。

这里的一切要比他想象的好，那个被他认准是“犯人老大”的人也许也不会那么凶。他这样想。

一小时后，到了开饭的时间。

饭是从铁门上方的一个洞中递进来的，囚犯们也不像在港台影视片里见到饭食急吼吼地争抢那样，而是各自按代号顺序一个个到洞中接过饭盒，然后回到各自的位置慢条斯理地咀嚼着。

褚梅生端着饭盒，等待着别人从他的饭盒里抢饭吃。说实在的，刚进来的他也没有什么胃口。

“怎么！吃不了？”被他认准是“犯人老大”的4号边说边走了过来。

褚梅生顺从地将饭盒捧到4号面前。

“吃不了，以后少要一点，倒掉要受罚的！”4号冲着他说道。

褚梅生下意识地点了点脑袋，脑子里一片空白，惘然若失。

不知什么时候，室外走道里一盏高高的镶嵌在天花板上的节能灯放出了光芒，光芒从铁门的缝隙里射进来，将铁门的倒影射到室内木地板上。犯人们开始进入梦乡，鼾声在室内回荡。

褚梅生没有睡，甚至可以说毫无睡意。他怔怔地靠着被窝坐在木地板上出神，要不是室外走道里亮起了灯光，他绝对意识不到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他挪动了一下身子站起身来，习惯地用叉开的五指理了理头发，头发早被剪了个精光。他恼怒地抓了抓头皮，叹了口气，坐了下来，眼睛盯着木地板上铁门的倒影，慢慢地阖上眼皮。

未来一片惘然，往事历历在目……

第二回 忆往事梅生强出头 遭告发竹生被劳教

他是在办公室里被警察带走的，直接被带进了公安局，当即就过了堂，审讯他的那个警察说他投机倒把。

他争辩了几句，可刚开口就被那警察顶了回去，那个警察根本不让他争辩。

他不懂，也不明白。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要搞活经济，报纸上也说，全国有17个省、市、自治区冶金厅、局、总公司试行了全行业性承包……人家缺钢材，我这里有钢材，而且是超过国家

计划生产出来的那点钢材卖给了人家，怎么是投机倒把？

“吁——该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吧！”他倒吸一口冷气。

他是个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每日都要听听国家新闻，中央搞的运动他一次也没有落下。

初中毕业后的那一年，他特地去城里买了台收音机，可村里没有通上电，收音机用不上，他就千方百计搞了台“矿石机”，撑起高高的天线，凭借着微弱的无线电波，听国家发布的新闻。他还是个很有抱负的人，每当中央有新的动向，他都紧跟着，特别是对那些他所认为的“新生事物”。

1963年，中央在长沙城乡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一年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全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在城市搞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则着重进行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被人们称之为“大四清”。面对这一新生事物，他凭着家庭成分是贫农这一优势和当时在当地“最高学历”这一特长，被选派到“大四清”工作队，担任了申浦市宝江县盛月人民公社新生大队查账小组组长。在运动中，他“扎根串连”，对干部进行“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严格管制、打击，对一些犯有一般错误或被视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群众进行批判斗争。正当他踌躇满志，按照上级指示要把“四清”运动推向高潮之际，在一次“阶级斗争”中由于“站错了队”而被开除出了工作队，并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

事情发生在1965年6月3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前一天。那一天早上，有一个叫褚来生的青年向工作队报告，说他的近邻褚竹生在村头贩卖芦苇叶。工作队队长立即带着几个民兵赶到村头，将褚竹生捆了起来，送到派出所。

褚竹生生出富农。他家本可以被评为中农的，可是，他父亲在土改前一个月生痲病死了。土改开始后，按照他家拥有的土地，以3人计算可以评中农，按2人计算应当划为富农。本来嘛，如果褚竹生父亲还活着，就该评中农了，可偏偏他的父亲早死了一个月，户口上少了一个人，土改工作队依据规定，硬是按2人计算，他家就被划成了富农。那一年，褚竹生刚刚满周岁。

褚竹生的母亲姓王，村里人都叫他褚王氏。褚王氏一家被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后，由于她待人谦和，一段时间，村民们也没有把她作为富农婆对待。半年后，褚



王氏发现自己经常发热咳嗽，一查，得了和她丈夫一样的毛病。那时，好在村民们只知道得了痨病很难治好，不知道肺结核杆菌是要传染的，因此也没有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她带着幼小的褚竹生，硬撑着。要不是褚梅生父母经常帮她下下地，她家的地早就荒芜了。人说坐吃山空，她的病总算撑了下来，慢慢地好转了，可家里也穷得一贫如洗。就在褚竹生长身体的当口，中华大地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一连就是3年。3年，她和褚竹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母子俩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一个礼拜没有吃过一粒米，天天吃野菜、吃谷糠度日。有一天，褚竹生吃了谷糠拉不出大便，是她用手指一点一点把大便抠出来。母子俩不知道抱头痛哭了多少回。那年的寒冬腊月，野菜挖不到，谷糠又没了，已经断炊的她想再去褚梅生家借一点谷糠，可她知道褚梅生家也快到了断炊的地步，实在开不了口，走到半道又返回来了。正当褚王氏绝望的当口，褚竹生和褚梅生从雪地里抓了两只麻雀回来。褚竹生母亲赶紧拔了麻雀毛，连血带肠烧了一锅麻雀汤，维持了两天。那年，褚竹生才15岁。

“大四清”运动开始前，虽然讲阶级斗争，但在实际行动中还没有那么认真。抬头不见低头见，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之间也分得不那么清，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除了填写各种表格需要注明出身成分有区别外，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褚梅生比褚竹生大2岁，两人一直哥弟相称，有什么事，两人互相帮着，也没有人说过什么。

“大四清”运动开始后，各种成分的人与人之间突然有了明显的界限，同样一件事，贫下中农出身的干了还有回旋余地，要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干了就了不得了。

再说褚竹生，被民兵捆送到派出所后，一查，是个富农的后代，二话没说，就说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名是“投机倒把”，第二天，就被移送到县公安局。

紧接着，那个“四清工作队”队长回村紧急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通报了褚竹生被抓的经过，表扬了褚来生。

褚来生出身地主家庭，说地主，也就是土地多一点。那些地，是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跑码头赚了钱再从别人手里买来的。跑码头，就是做买卖，按“大四清”的标准，就是“投机倒把”。

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待人也很有和，没有我国早期电影里的地主那么凶狠。家里有长工，长工住他家，吃他家，除了下地，还干些家里的杂活，做好了，年底还

会有一个红包作为奖赏。农忙的时候，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还会雇佣短工，短工除了佣金外，中午还可以吃上一顿炒肉饭，因此，那些贫苦人家，农忙一到，都主动找上门讨个短工做做。

褚来生本来叫褚兰生，“大四清”运动开始后，为表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才改名叫褚来生的。来生、来生，重来一次人生的意思。这一次，他为了争取立功，进一步表明自己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才揭发了褚竹生。

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褚来生感到非常高兴，一是有幸第一次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二来还受到了工作队队长的表扬，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重新做了一次人。正当他沾沾自喜之时，那个工作队队长突然话锋一转，接下来的一席话犹如一盆冰水从他的头顶心浇了下来，直透他的脚底心。

那个工作队队长说：“一个地主老儿的狗崽子揭发了一个富农分子的狗崽子，狗咬狗，咬出了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褚来生浑身一哆嗦：“天哪！狗崽子……狗咬狗……我仍然是个地主老儿的狗崽子哪！”他蜷缩起身子，脑子一片空白，以后会场里发生的一切他什么也不知道，连什么时候散会，人们什么时候离开会场他也不知道。最后，他被人踹了一脚才清醒过来。

踹他的人是褚梅生。

“混蛋，你知道褚竹生为什么去卖芦苇叶吗？他妈病得快不行了，想在端午节吃只粽子，他没有钱买糯米，就到30里外河边割了些芦苇，想换一点钱，买点米，包只粽子给他妈吃，一大早他出门的时候，还特地请我妈为他包粽子。他在村头卖芦苇叶，大庭广众，有多少人看到他在卖，就你逞能……”说完，褚梅生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转身离去。

真是隔墙有耳，不知是谁把褚梅生教训褚来生的话报告了工作队队长。

这还了得，一个工作队查账小组组长竟替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打抱不平，站到了“地”、“富”、“反”、“坏”、“右”一边，太严重了，工作队队长不敢怠慢，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得报后，很快就派人到村里进行调查。

还好，褚梅生出身好，人缘又好，贫下中农都说他一时糊涂，都为他说情。但这毕竟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经上级研究，从轻处理，开除出了工作队。

在他离开工作队的那天，他碰上了褚来生。四目相对，他的眼睛里喷出一股怒火，五指慢慢收拢，正当他挥拳击向褚来生的千钧一发之际，褚来生扑通一声跪了

下来，哭着对褚梅生说：“我是对不起褚竹生，但这一次，我没有……没有对不起你，我没有向他们报告。”

谁也不会想到，18年后，当褚来生被公安抓走的时候，褚梅生对着褚来生同样说了“我没有……没有对不起你，没有向他们报告”这句话。

褚梅生根本不会相信，抬起腿，又一次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可能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似的，褚梅生踹了褚来生3脚，20年后，在申浦钢市上，褚来生也重重地踹了褚梅生3脚。这是后话了。

一个月后，从县里传来消息，褚竹生因犯“投机倒把”罪被处以两年劳动教养。生病在床的褚王氏得到消息，大叫一声“竹儿”，一口鲜血从她的口中喷出，身子一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褚竹生劳动教养期满后，没有回村，大伙儿都以为他死了，但也有人说他活着，因为，每年的清明，褚王氏的坟头总会有人献上一束鲜花，献花的人不是褚竹生还会是谁呢？

第三回 褚梅生无意帮无辜 憨吴良有意显身手

“咚”的一声，一股臭气在牢房里弥漫开来。声响与臭气把褚梅生从“大四清”运动那年拉了回来。他睁开眼睛，撑起半个身子，借着走道远处一只电灯泡射过来的一缕微弱的光线，他看到6号小个子拎起翻倒在地上的便桶，放到原来的位置上。毋庸置疑，便桶是他打翻的。

褚梅生瞧瞧周围，除了6号小个子外，其他10个全都睡得死死的。那个被他认准是“犯人老大”的满脸横肉的人打着很响的呼噜。褚梅生慢慢躺下身子，思绪万千……

他感到欣慰的是被警察带走的那天，正好在中午，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他一个同事，两个警察也很和善，没有打他。他清楚地记得，在他当“工纠队”队员的那年，有几次他同警察去抓“流氓阿飞”，碰上了，不是两个耳光就是一警棍，用他们的话说叫“下马威”。他甚至对一个警察到他的房中抱了他脱下来的衣裤连同他

一起塞进警车很是感激。他没有忘记，也是在他当“工纠队”队员的那年，他亲眼目睹一男一女被送进派出所时光着身子，听说这对男女是从被窝里抓起来的，因为没开结婚证，非法同居，属于“流氓阿飞”。

褚梅生被带进公安局。一堂下来，他才知道他犯了“投机倒把”罪。

审讯他的那个警察很爽快，一针见血，说他倒卖钢材，要他自己写交代材料。他为自己辩护了几句，没等他说完，那个警察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他想要说的话全逼到爪哇国里去了……

“哐、哐……”那扇看守所的铁门又发出了几下铁链与铁门的撞击声，看守所走道里的那盏电灯泡的光渐渐暗淡了下去，天亮了。

“谁把便桶倒翻了！”推开铁门的一个警察捂着鼻子厉声问。

12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儿都不吭声。

褚梅生瞄了瞄他认准的那个满脸横肉的“犯人老大”，举了举手，慢慢站起身子，拿了块抹布开始擦拭地上的粪便。

“妈的，给我舔了！”那个警察边说边抓住褚梅生的后衣领猛地朝下一摁，一下把褚梅生摁趴到地上。尽管褚梅生以最快的速度仰起头，脸和嘴还是沾了不少粪便。

褚梅生站起身子。那个警察看了看满身污垢的褚梅生，转身离去。

警察一走，突然，被褚梅生认准的那个“犯人老大”一下立起身子，一个冲刺来到小个子面前，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便桶边，一脚把便桶盖踢了：“妈妈的，婊子养的，打翻了便桶不敢承认，让别人替你受罪……”边说边揪住他的头发往便桶里摁。

站在一边的褚梅生看到“犯人老大”把小个子的脑袋往便桶里摁，也顾不得浑身污垢，抱住“犯人老大”，把他扯到一边。

“别，别，都是难兄难弟……”褚梅生盯着他说。

“是啊，难兄难弟的，何必呢……”“犯人老大”瞧了瞧褚梅生，抓住小个子头发的手松了开来。

开“三个一”了，有人吆喝。

“三个一”，指的是一碗薄粥，一个窝头，一条酱瓜。是看守所里犯人的早饭。



在看守所里，绝大多数犯人感到很满意，用他们的话说，家里还吃不到这“三个一”呢，都吃得香喷喷的，

上午，除了个别的，看守所里基本不审问犯人，趁着空闲，“犯人老大”对褚梅生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叫吴良，有人告诉过我，我的祖上不姓吴，姓闻，据说是商朝闻仲的后人。闻仲官至太师，是商朝有名的人物，我的祖上也沾了不少光。1937年8月，日本人打进了申浦，国民党军队抵抗了一阵子，打不过日本人，申浦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日本人打进申浦后，烧杀抢掠，据说被枪杀、火烧、砍头、剖腹、活埋的申浦人有1万多个，数千妇女被强奸、蹂躏。那年的10月，一名日本军官拿着枪闯进闻家村，看到一个妇女在河边洗菜，兽性大发，把妇女抓到附近一间柴间里，剥了衣服，发泄兽欲。那个妇女正是我的奶奶。正好，我的爷爷从外面挑了两捆柴草回来，见柴间的门开着，往里一瞧，见是自己的妻子赤条条地被一个日本军官压在身下，那日本军官正在性头上。爷爷一见，怒火冲天，搁下柴草，抄起扁担，冲上去对着那个日本军官的脑袋就是一扁担。只听那个日本军官“嗯”的一声，就没了动静。爷爷走上一瞧，那个日本军官脑壳迸裂，已一命呜呼了。爷爷拖着奶奶回到屋里，吩咐奶奶穿好衣服，草草收拾了一下，出门把日本军官尸体连同枪械丢进柴间边的一口井里，放一把火，把柴间烧了，双双逃出闻家村。几经辗转，到内蒙古落了脚，为避人耳目，改闻姓为吴姓。在内蒙古住了不到一年，奶奶生下了爸爸。爷爷不喜欢爸爸，一直认为爸爸是那个日本军官的种。日本人投降后，爷爷回到闻家村，他把姓改了回来，就是不让爸爸改姓闻。那个年代，大伙儿还秉承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古训，爸爸只得认了。爸爸16岁结的婚，17岁便有了我。你们瞧瞧，我满脸横肉的，像不像日本人。”

“哈哈……哈哈……”看守所里响起了一片笑声，一片难得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笑声。

“真的，听人说，我爷爷脾气好着呢，除了他那次忍无可忍地打死了那个日本人外，他从来没有和哪个人红过脸。我爸爸就不同了，和我一样，火爆性子，碰不碰就打架，这不，我这次就是打架打进来的。妈的！”吴良话锋一转，“等我出去了，非揍扁那个王八蛋不可！那个王八蛋的哥哥是警察，要不，理在我这一边，他没进来、我倒进来了，什么劳什子警察，等我出去了，我一并废了他。”

牢房里静静的，大伙儿瞪大眼睛，眼珠儿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有好几个坐在